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朱文翰

生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廬遂

謄錄監生<sub>臣</sub>紀汝仲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三

明 梅鼎祚 輯

宋

何尚之

字彥德廬江潯人  
歷侍中領中書令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  
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

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

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  
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  
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  
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  
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  
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  
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  
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邪顏延年

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  
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  
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  
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  
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  
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  
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却超王坦之王

恭王謚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真情又為物表郭文  
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  
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  
孫綽張玄殷覲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  
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  
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  
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  
寧當空失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

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  
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  
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常云釋氏之  
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  
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  
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  
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  
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



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  
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  
數者抑將十有三二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  
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  
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  
也論理則其效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  
皆奉佛教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  
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

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幸獲蘇  
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業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  
塔放光而符璉推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  
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  
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  
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隱桀  
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祟  
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文

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脾胃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啟之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

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

不入於耳

弘明集

何承天

東海剡人歷衡陽內史御史中丞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為禽浮

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豈有得  
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  
幕而不懼非直驚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  
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  
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  
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豸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  
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  
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

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闕實效是以聖人作制惟  
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  
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  
更加三思

劉少府答何衡陽書

少府官  
也失名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  
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為之設六  
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

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  
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藥物  
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羸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  
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  
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  
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謂  
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  
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



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  
從緣起滅耳若鶯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  
梅故鶯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鶯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  
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於王庭君親無  
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  
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  
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  
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

謂為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  
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  
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  
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  
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  
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  
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綱詩  
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

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許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誠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

子

並廣弘明集

達性論

說見前何尚之讚揚佛教事今依所敘述以承天達性論及顏宗駁難相次而炳明

佛論  
終焉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

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制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

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  
示慤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收漁候  
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  
歌膏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遁五祀是翼殷后  
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  
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因知請事焉矣

顏延之釋達性論書

延之  
見後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  
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  
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  
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  
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

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  
採此其實則可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  
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  
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  
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  
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慄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  
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  
存沒儻異於枯芳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燼而復云三  
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  
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  
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  
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  
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



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  
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  
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  
勿憶士子服義猶患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  
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  
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  
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  
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顏永嘉書

南藏作  
顏光祿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  
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  
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叅觀斗極復迷  
反還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  
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  
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  
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

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  
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  
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  
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  
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  
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  
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  
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

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秦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鄺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

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  
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  
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  
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  
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  
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  
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  
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  
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  
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妄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  
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  
稱君德所以神至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  
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  
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

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方則  
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  
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  
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忤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  
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  
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  
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籍俱  
舉旨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

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冥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



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因不備設以充侈志  
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  
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  
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靡  
卯事法豺獮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鄺乎  
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  
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  
剗剗為梟和之性爛淪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

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  
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  
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  
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  
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  
符之言體之極于固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  
受讓玉市將譚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

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厯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鹵莽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肩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

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  
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  
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  
誠道之蠹惟予之恥立亦恥之

重答顏永嘉書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  
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  
辭博瞻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

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  
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  
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  
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  
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  
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  
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

雖蹟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叅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

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為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  
所述何必以刳剝為稟和爛淪為翼善夫裡瘞繭粟宗  
社三牲腍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  
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  
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邪昔人以  
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  
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  
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  
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  
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



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  
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  
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慙慙之  
心順時菟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  
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  
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  
者明並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  
絨局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

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弘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

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  
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  
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  
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  
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  
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  
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

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  
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  
真懽徒疲役而靡歸繁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  
遠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  
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  
具云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

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膝脩蝦鬚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  
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  
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  
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

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  
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  
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  
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因託立人無取  
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  
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  
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  
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

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儻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屨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躋之肯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肆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

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  
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  
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莫以取了  
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  
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  
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  
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非殊惻隱



恥惡悠悠皆是但叅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惡惻隱之實容貌非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跂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患人潔士比性於

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  
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  
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  
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楚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  
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  
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

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  
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整同生本於理  
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  
足下謂未嘗整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  
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  
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  
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

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  
經將以反漸息秦今復以方開所秦為難未詳此將難  
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  
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  
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  
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  
其奢流故有息秦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

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故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裡廕繭栗宗社三牲腍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剝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

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  
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  
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  
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  
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  
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啟告周博非解  
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

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為報應之說皆是權報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



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  
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  
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  
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  
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  
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謫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  
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菟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  
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佯嫌其  
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  
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  
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  
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  
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

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  
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  
人者明並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  
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  
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  
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  
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

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  
邀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違  
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  
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  
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  
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  
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  
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

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  
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  
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  
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獻懞惛之心弱喪之  
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  
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  
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  
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窮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

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  
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戒  
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  
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  
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  
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  
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  
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  
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  
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  
取之滕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  
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  
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  
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



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  
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道  
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  
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  
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  
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驗亦具感報之說藻衮大裘用

同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  
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  
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  
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  
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  
理歟忘其煩貪復息心

與宗居士論釋慧琳白黑論書

即均善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損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衡陽書

炳見後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

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取廓然唯空為  
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  
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  
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  
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  
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

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  
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  
於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寶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  
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  
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  
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  
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  
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

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  
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  
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  
齊侯攝爽鳩之餘墟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  
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隨深淺  
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  
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  
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偈廕之情陳苦偏篤

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邪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竒故將生乎佛

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  
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  
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從理端心者矣  
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  
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  
不棄無吝之情乎沉湎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  
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  
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



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  
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  
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  
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啟尊羣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  
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  
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  
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

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螳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王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

之寶豈不純乎何誰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犍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竒之寶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

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  
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  
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  
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  
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又答宗居士書

首句何承天  
下當有白字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為茲  
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

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  
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  
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  
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  
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  
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  
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  
盡勤禮拜庶幾塵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

大詭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  
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  
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  
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為之駭懼聖者豈獨不仁哉又  
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  
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  
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  
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

何為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  
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  
猶觀大冶銷金異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  
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  
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  
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  
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  
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

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  
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  
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  
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  
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  
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竒故映其明今沒於



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家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瘁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異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

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樂法  
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  
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苦為身所以使餐  
仰之徒不能自絕耳米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  
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  
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啟導羸近者有  
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  
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

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麤近  
為啟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  
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  
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  
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  
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  
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  
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

燒祝髮膚絕其腓合以傷盡性之美容曰華戎自有不  
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  
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  
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  
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著於五刑  
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  
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他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

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  
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摘宰  
之問為勸化之本演焄蒿之答明來生之驗袪服盱衡  
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奢陀尸梨之屬神  
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  
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  
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  
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遠于法

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筓  
融之賄行饒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  
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  
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謹言申  
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  
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  
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  
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

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悔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宗炳重答何衡陽書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

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



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  
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  
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  
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  
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  
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  
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  
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謂其妄語乎孫稱

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闕雅俗不知當比  
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流  
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  
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  
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  
偽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  
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  
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  
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  
之民俛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  
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俛愛之感  
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羸者雖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真  
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

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為秦王所燒周孔之  
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  
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  
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  
物常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  
稱即色為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  
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  
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

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  
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  
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  
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焚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  
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  
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況在神明理廕寶積之蓋昇鎧王之座何為無期又  
疑釋家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憒俄  
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  
罪福昔佛為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  
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  
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  
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  
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

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閣中見光投光赴島閣  
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  
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  
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為烈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  
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  
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  
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  
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

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  
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  
使外率禮樂內脩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  
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云  
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  
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  
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醴玕琪之樹軟朱泉人皆數千  
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于羽淵中生伯有之類丘明所



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  
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  
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  
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麤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  
為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寶  
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  
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  
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

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沉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  
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  
已粗達不能復一一辯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  
付往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  
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重答宗居士書

重告并省太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  
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

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  
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  
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  
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運者不役  
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  
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並弘明集

釋慧琳均善論

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

學嘗著均善論一名白黑論舊僧謂其脫點釋氏欲加摘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叅

權要宗炳與何  
承天書駁難

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  
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  
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  
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  
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介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  
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  
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

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厦因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誤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

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  
真實離其浮偽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  
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傷垂蔭之  
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愒蔭之情陳  
苦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  
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  
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  
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  
於中國矣非理之與故不舉以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  
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  
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  
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  
窮賤視聽之外漠然不知良可悲矣釋家開無窮之業  
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  
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敎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

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  
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  
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  
無徑寸之明驗靈變因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  
貌篤學者弗克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  
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  
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  
而蹈道懼地獄以敕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



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激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  
洎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  
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  
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  
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  
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  
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  
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

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  
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  
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  
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  
哉乃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靡廢之道  
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  
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  
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失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

敦俗弗闕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  
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  
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  
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蹟不能不敝有術不  
能無偽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  
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  
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  
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為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

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  
義立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為累耳黑曰  
子之論善殆同矣便是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  
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  
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  
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  
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  
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閑

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  
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戒並行信順與慈悲齋立耳殊  
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

宋書



釋文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朱文翰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廬遂

膳錄監生<sub>臣</sub>紀汝仲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四

明梅鼎祚輯

宋三

宗炳

字少文南陽涅陽人隱入廬山就釋慧遠  
考尋文義累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不應

明佛論

一名神  
不滅論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  
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況須彌之



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  
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竒超洞理信事實黃華  
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  
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  
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邈  
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  
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況精  
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

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  
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  
天牢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  
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  
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  
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  
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  
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論曰今自無踵至頂以

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  
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  
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  
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  
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歎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  
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  
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  
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

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通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之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畧於為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

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羸之闕文以書禮為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

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  
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  
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  
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  
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  
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  
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  
數也夫以累腫之質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

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  
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麤  
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  
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  
殘神毀形病神困據臭腐則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  
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  
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  
然後近求諸身夫五獄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

許其神則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



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  
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宜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  
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  
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羸博之葬曰骨  
肉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  
亂治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  
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  
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

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  
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減其惡漸修其善乎則  
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  
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  
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啟閉而燕鴈龍蛇  
鰕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  
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  
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及今

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違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蒙違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

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太姒知情為生本矣  
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  
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  
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  
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  
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  
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  
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

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個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  
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  
書蓂莢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  
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  
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  
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  
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  
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

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形而入  
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  
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  
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  
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行天事固相  
為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  
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  
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

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怵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質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若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

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積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



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趣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知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肫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

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虛  
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  
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雷從而豁以空  
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  
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  
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為緣乎又本  
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

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答曰今神妙形靡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靡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

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彌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

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  
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  
會日以為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  
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遺無假以見而於察  
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  
今不遠緣本情感所遺無以會聖而欲取至於致道之  
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

何以不為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  
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  
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忍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  
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  
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  
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  
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墮之  
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

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  
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  
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無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  
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  
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斂社者方將長  
淪惑網之苗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  
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為無為之至也

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  
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  
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沫泗所弘  
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  
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  
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  
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理  
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



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  
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  
雖慈良無為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  
明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  
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  
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旨  
已明俗儒所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恒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

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  
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  
至寡關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搢紳  
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  
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  
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  
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  
之精窈窕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

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  
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  
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  
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徇世  
而不深於道者伏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  
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偃人而  
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偃愛之義亦

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  
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  
量孔子問禮老聃言之闕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  
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  
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  
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  
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  
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

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  
公神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  
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  
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畧叔父為晉王於河  
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鑒求得佛遺  
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灊上比丘  
今見存卒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  
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由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闢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彛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愁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

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  
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渡河而蝗避境猶皆心力  
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  
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  
虎一鵠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  
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  
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  
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



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為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

而勢無止薄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  
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  
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  
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  
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  
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蘊皆依崖曲  
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山聳頑象傲皆化之  
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澤水流凶允若克

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敦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士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我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真如柳季所志苟

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  
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  
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佛之偏隱  
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  
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蘊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己之不曜於光  
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  
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

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  
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彘犬羊  
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蟣  
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  
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真應哉今  
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  
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

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若至于公邨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于孫況精神為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致其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肫魚雖賤

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萬盧  
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受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  
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  
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殖羔雛亦天道之所一  
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  
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減其害踐  
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獾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  
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釁鐘知王德之

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  
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衆戒之首萍沙  
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窳  
窳精神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脩法界則  
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  
今難若緣釁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  
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  
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



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  
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  
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  
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  
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  
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  
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  
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

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  
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  
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傳巖遐阻而玄  
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  
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  
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  
有負我契濶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  
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若力策觀傾資費居未

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  
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  
與道孰為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  
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  
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  
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  
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  
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

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  
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  
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  
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  
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  
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  
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詎  
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所遇苗裔數

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  
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  
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  
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  
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  
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  
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  
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

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  
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  
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  
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  
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  
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  
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多  
詭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

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若是之  
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  
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  
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  
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  
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邀與務治  
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  
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

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亂  
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  
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  
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蚤晚者  
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  
哉夫人理飄紛存歿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  
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



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  
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  
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  
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  
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囂  
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  
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  
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

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  
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  
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  
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  
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  
邪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  
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桑哉漢魏晉  
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

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立應不應不預存  
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  
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  
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儻德豈非感哉  
則佛為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  
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  
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  
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

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徇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  
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  
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  
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  
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蘊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  
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  
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  
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

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碍明之盡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

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

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  
今所以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  
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  
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齔不得謂無精  
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  
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人之常存  
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  
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

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墜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



時事留滯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為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撥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

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畧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沒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

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  
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尚澄業廬山  
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故遠流也其師安法  
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  
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於巖林驟與余言於  
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  
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

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  
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  
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

寄雷次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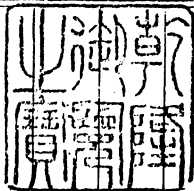
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時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筆承旨次宗

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炳因寄書嘲之

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

氏乎

高僧傳



釋文紀卷十四